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69

19 Nov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六十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16日星期一，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33]：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25分开会。

议程项目33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 / 42 / 22, A / 42 / 22 Add. 1)
- (b) 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A / 42 / 45)
- (c) 秘书长的报告 (A / 42 / 659、A / 42 / 691、A / 42 / 71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 / 42 / 765)
- (e) 决议草案 (A / 42 / L. 26至A / 42 / L. 32)

主席：首先，我请大会注意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 / 42 / 765)。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注意到这份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提议今天上午大会面前这一项目的发言报名于明天1987年11月17日中午结束。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大会就这样决定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首先我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约瑟夫·加尔巴先生发言。

加尔巴先生 (尼日利亚)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我十分荣幸地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开始关于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33进行辩论。 但是，首先我愿代表特别委员会借此机会祝贺您，主席先生，当选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对于这一职务您是当之无愧的。

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全面地讨论了南非局势、国际反应和本委员会的各种活动。我想指出，今年我们做了努力改进我们的报告的格式，以使报告更简洁、更有分析性并且甚至更短一些。我们还努力不指名道姓地提及某些支持并与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勾结的会员国的名子。我们由衷地希望这一姿态能够保证它们仔细考虑本委员会的报告和各项决议草案，而不以被指骂为籍口贬责委员会的工作和决议草案，并在后来投票反对这些决议草案。考虑到这些，我将只谈一下这个国家局势的一般性演变，及该特别委员会的主要目标，以结束种族隔离。

自从去年我开始了就这一项目的辩论以来南非局势不断恶化，这是众所周知的。种族隔离政权的镇压机构残酷无情地镇压人民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最为自然的抵抗，镇压人民对实现平等和各项基本人权的要求。

同时，比勒陀利亚继续在其境外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为了削弱各前线国家的经济，破坏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比勒陀利亚一直肆意进行侵略活动，而且以其一贯的无所顾忌的态度在其它国家的土地上进行绑架、暗杀和突击队袭击。在南非境内逮捕、拘留——包括妇女和儿童——审讯、酷刑、处决、绑架、暗杀并利用右翼的治安维持会组织挑动黑人之间的暴力行为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报界的嘴被堵上了。

最近，对大学校园施加压力，压制对种族隔离的反抗，以如果不遵守规定将要削减国家财政支持进行威胁。该种族主义少数白人政权正在把使用这些国家支持的恐怖行为镇压解放斗争以维护种族隔离已经成为日常惯例，而同时，所谓的改革没有能够把人口的绝大多数吸收进来。这一罪恶制度的主要支柱仍然没有受到任何触及。《按人种集团分区居住法案》和《种族分类法案》仍然有效。家园和强迫性人口迁移政策丝毫没有收敛。黑人大多数仍然没有权利参与全国性的中央决策进程。

虽然在这个警察国家里持续不断的紧急状态给人们带来了恐惧，然而，英勇奋斗的南非人民的决心比以往更加坚定。今年8月黑人矿工举行了长时间和非常有效的罢工，这一事件再次表明黑人工人有能力采取和平和有组织的行动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要求，同时这也表明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反对力量中心进一步加强。

在南非的解放斗争引起南非白人的深思。南非的某些进步的白人认识到种族隔离政权并不想结束种族隔离，同时他们认识到种族隔离政权的这一顽固立场会引起一个迅速发展的局势，他们对这一局势的后果理所当然地感到担心，因此他们离开了执权的国民党并在5月独立地进行了只有白人参加的选举。其他的人包括在南非出生的欧裔学术人士、议员和商人最近在达喀尔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了会谈，探索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作准备的可能性。

应该在这一背景下分析最近古万·穆贝基先生和南非的其他四个政治犯获释。虽然我们欢迎他们得到释放，但只有在此之后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和被拘留的人得到无条件的释放，取消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其他组织的禁令，以及最重要的是取消紧急状态并使所有流亡国外的政治犯返回，这一行动才能有意义，成为导致取消种族隔离的第一个步骤。必须采取这些有意义的行动来减缓种族紧张局势并为真正的谈判铺平道路，以便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

同时，在南非的斗争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承认，声援和援助。对比勒陀利亚施加的国际压力继续有效并在某些情况下得到加强。政府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通过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措施并且向前线和其他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使他们能够抵抗比勒陀利亚的侵略和破坏稳定局势的行为。国际社会更加强烈地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已加紧他们的努力，与种族隔离的丑恶制度进行斗争，与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它的侵略和制造动乱的行为进行斗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某些西方国家出于自私的经济和其他动机不纯的利益，继续与南非保持一定的关系，他们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国际机构实施的全面

强制性制裁，因此妨碍了对比勒陀利亚施加有效的压力。例如，英国在最近加拿大结束的英联邦会议上反对对南非实施进一步制裁。一个在人权和现代议会民主概念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国家，现在居然在种种借口之下阻碍实施可能导致在南非恢复基本人权并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帮助建立起一个民主的非种族社会的措施，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的是，日本与种族隔离政权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不幸的是，日本现也成为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以及远东的其他国家，还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英国现已成为自美国国会去年实施选择性措施以来南非贸易另寻出路的受益者。美国的措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而我也认为这些措施应该得到加强。同时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在今年9月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以色列和南非在军事和其他战略领域方面以前达成的协议的结局如何，我们也更不清楚这些非常有限的措施实施得怎么样。但不论如何，我们以现实的态度看待这些措施，同时也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能够得到加强。

在这一方面，我想表示联合国的某些西方会员国至今阻止本组织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全面有效的行动，他们的这一立场引起了某些严重的问题。这些国家在南非有着最大的经济利益，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吗？同样是这些会员国，它们宣布对南非的制裁是无效的但同时却要求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这是什么原因？在南非进行武装抵抗就要受到强烈谴责，但同时在过去的历史上这却是取得独立和自由的一个光荣的手段这是为什么？

没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答案是清楚的。要制造一个借口时，人的思想是很敏捷的。但我们必须限制虚伪。在这个组织里，我们必须受到基于共同承认的道德价值基础上的规定的约束，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关系到千百万黑人的基本人权问题。

特别委员会不断地建议对南非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目的是为了和平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南非黑人的真正领袖，民族解放运动和黑人工

会联盟,以及诸如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这样的教会领导人,前线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以及非洲统一组织的领导人他们都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这些愿望。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也表明了国际社会的信念,大会的决定,反对种族隔离的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包括1981年和1986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会议的决定,以及诸如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这样的杰出的团体都表明了国际社会的信念。国际社会坚信除非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施制裁,南非政权是不会朝着取消种族隔离的进程迈进的,而这样的制裁能够迫使种族隔离政权进行严肃的谈判,因而这是最有效的并且以和平方式结束这种体制的途径。这些措施是针对种族隔离体制的而不是针对南非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的。没有这种制裁,南非的前途必然具有更多暴力和流血。

不论如何,除非根据第七章实施进一步制裁,特别委员会将要求各国至少实施他们自己制定的针对南非的限制性措施并且遵守现有的国际措施,包括石油和武器禁运。目前的国际措施,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英联邦的措施应该得到加强。在这方面,我想表示特别委员会感谢最近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有效措施的所有各国政府,特别是北欧国家的政府,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目前紧迫需要的是,消除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采取的制裁措施方面的漏洞。同样急迫需要的是对这些国家和集体措施进行有效的监督。我们如何强调这些要求的重要性也不过分。消除漏洞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并对违反者进行惩罚是我们目前可以期待的最低要求。否则,我们就等于有意地让南非绕开这些有限的措施并嘲笑我们这些零碎的三心二意的步骤。

在此方面,有些人的辩论,特别是美国政府所说的美国国会去年实施的制裁没有产生效果的说法只不过是表面的,我们无法接受将这种说法作为决定采取进一步国际行动的有效尺度。这些制裁是选择性的因此不能——我重申,不能——充分有效。此外,制裁措施是否有效不能在一年内作出判断。我们应该期待这些措施取得长期的效果。

我赞赏美国国会通过的制裁措施及其目前为加强这些措施而作出的努力,但我

们对美国政府抵制进一步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深感遗憾，并强烈反对其推行的“积极和创造性外交”新政策，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已经失败的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复燃。

在另一项有关事项上，英国和美国关于向南非黑人和邻国提供援助的建议只能是平行作出的努力，而不应取代制裁措施。这种援助是为了减轻该地区被压迫人民的痛苦，而不可能促进根除种族隔离。我们的目标，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目标不是要改造，而是要彻底消灭种族隔离。任何外交词令或手法都不能改变采取这种紧急行动的必要性或解脱我们的责任。帮助南非人民根除种族隔离制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制度践踏《联合国宪章》和所有国际人权文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特别委员会希望，大会将认真考虑委员会报告中的各项建议。这些建议是现实、明确和简洁的。这些建议要求我们共同采取真正行动。这在政治和道义上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认真有力地同种族隔离这一人类的耻辱进行斗争历史将对我们是无情的。

主席：我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阿里夫·沙基德·汗先生提出委员会报告。

汗先生（印度）：（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第四十二届大会主席，同时，我深切地赞赏你本人献身和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你不仅现在，而且在你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成员时一贯如此。

其次，我要感谢你允许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提出委员会的年度报告（A/42/22）和有关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关系最近事态发展的特别报告（A/42/22/Add.1）；该特别报告是根据大会第41/35C号决议第7段所起草的。按照会员国的愿望，两份报告篇幅较短、内容简洁，集中谈论了主要问题。

关于年度报告，特别委员会对于南非迅速恶化的局势深感不安；这种局势是种族隔离政权推行的对内镇压、暴力和恐怖政策和做法所造成的。此外，特别委员会还提请注意种族隔离政权在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上的滔天罪行，提请注意种族隔离政权对该地区继续进行侵略和颠覆的行径，这些罪行和行径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愿强调，南非被压迫人民目前正在进行的英勇斗争构成严重挑战，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采取果断行动提供良好时机，以加速和保证根除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以使人民能够在南非建立一个自由、统一、非种族和民主的社会。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抵抗种族隔离的运动，种族主义政权企图通过对国内各种形式的反抗力量协调攻击来镇压这种运动。紧急状态法自1985年7月生效，并分别于1986年12月和1987年6月两次延续；这表明南非是个警察国家，在那里，安全部队几乎有没有限制的镇压权利，他们的野蛮行径完全不受任何起诉。不加指控或审讯而广泛使用拘留，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分子，甚至是儿童的失踪现在成为削弱反对力量的恫吓武器和蓄意手段。对国外和国内新闻媒介实施严厉的措施禁止发行镇压那些抵制种族隔离人们的报道，这不过是为了掩饰种族隔离政权的滔天罪行。

在这种背景下，特别委员会加强努力，特别强调指出了政治犯、工会主义者、学生和青年、妇女和儿童、宗教机构、记者和其他各类人士的命运。特别委员会继续促进新闻的传播和动员国际上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通过举行会议、讨论会和以各国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协调与合作，促使人们广泛认识到，使南非发生和平变革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令人遗憾的是，两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反复使安全理事会不能在众多大会决议所要求的措施上达成一致意见。

然而，特别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政府已经采取了反对种族隔离政权

的具体行动。多年来，包括不结盟国家运动、非洲统一组织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在西方国家中，北欧国家走在了制裁措施运动的前例，逐步实行有效的贸易和其他措施。其他一些国家采取了有选择的制裁措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了一步。

特别委员会认为这些措施中大部分是积极的，但仍需作出认真的努力，以实现更为协调的行动和更为有效的监督。特别委员会感到日益不安的是，强制性武器禁运、石油禁运和其他国际措施一再遭到违反，某些政府表示不愿意充分实施各自的措施。

在目前的年度报告中，特别委员会还讨论了审议期间国际上作出的反应和委员会自己倡议和活动的主旨。鉴于此，特别委员会认为，必须紧迫坚定地采取国际行动，迫使种族隔离政权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因此，特别委员会已提出一系列建议，使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协调一致和果断的行动履行它们的承诺，保证南非获得解放。

特别委员会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一步采取彻底孤立南非的措施。武器禁运、石油禁运、禁止从南非进口煤和农产品、禁止提供技术和贷款、关闭航空海上联系和扩大体育和文化抵制是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之前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特别委员会相信，只要有决心监督这些措施的执行和惩罚那些违反者，就能迫使种族主义政权接受消灭种族隔离这一必然趋势。国际社会所采取的协调一致和不断加强的压力是使种族隔离政权头脑清醒过来的和平手段，并能使该政权认识到，立即无条件大赦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是同人民的真正领导人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谈判的必要组成部分。

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必须提供援助，以减轻对拘留者、妇女和儿童以及种族隔离的其他受害者的痛苦，并揭露种族隔离政权犯下的罪行，该政权试图通过严厉限制新闻媒介的自由、通过大肆宣扬所谓改革对这些罪行加以掩盖。

有鉴于这些事态的发展，我促请大家注意载于特别委员会年度报告第150段

中的一套特别建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有效支持这项建议。

关于特委会有关以色列与南非关系最新发展的特别报告，我想强调指出，特委会各成员仔细地检查了军事与核领域方面的事态发展以及南非和以色列被检查的这一时期中进行的其他经济合作，同时也审查了以色列政府就对南非的制裁所宣布的措施。特委会适当地注意到以色列政府的决定，即对南非实施一揽子的制裁，包括贸易、投资、信贷、体育、文化与科学交流、旅游和官方访问。然而，特委会注意到，没有提及在军事、核及科学领域中已有的合同。特委会认为，只有后续的具体行动，将这些措施扩大到其他国家宣布的水平，彻底和明确地停止南非与以色列在最近作出的安排，这些有限的步骤才会有意义。

因此，特委会建议大会授权继续对联合国有关南非问题的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测，特别是关于破坏制裁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并敦促所有有关国家同特委会的努力进行合作。

以上是特委会提出的一些主要建议，我促请大会予以注意，并请求大会审议和通过这一年度报告以及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特别报告。

特委会相信，所有会员国将以积极的态度同意特委会的建议，以便使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迅速根除种族隔离。

主席：我请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主席对该小组的报告进行介绍。

弗罗尔森先生（挪威） 监测供应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主席：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了1986年11月10日的第41/35 F号决议，建立了监测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给南非的政府间小组。上届大会主席在同各区域集团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加尔巴大使进行磋商之后，于今年初指定了11个会员国为本政府间小组的成员。

我今天有幸在此介绍本小组的报告，但遗憾的是，这一报告要到明天才能分发给各代表团。本小组在建立之后开展了工作和提出的报告代表了国际社会为对南非

实施有效的石油禁运提供基础所做的第一个共同努力。因此，希望这一工作将对根除种族隔离作出重要的贡献。大会去年决定建立这一小组是出于一个广泛的信念，即为了迫使南非政府进行谈判，必须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制裁。人们认为，在这方面，由于石油事实上是南非无法做到自给自足的唯一战略原料，这一领域尤其具有希望。

至今为止，许多国家政府已经采取了单方面的石油禁运措施或通过了类似措施。然而，由于现有的措施并不是强制性的，也没有普遍实施，因此，南非继续得到石油。

自7个月前建立以来，本政府间小组已经采取措施履行自己的职责，起草一份报告并以协商一致通过了这一报告。第41/35 F号决议的第7段要求提供这一报告。这将作为文件A/42/45加以散发。

作为第一步，本政府间小组邀请南部非洲各解放运动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小组的会议。本小组还向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工会统一组织发出了信件，表明我们愿意同他们进行密切合作的愿望。

不仅如此，本小组还向所有会员国发出了调查表和信件，要求各会员国就其为防止向南非和纳米比亚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而已经采取的立法、技术、行政与其他措施提供情报。对这调查表作出的答复见本报告的附件二。

一些破坏石油禁运的个别事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获得有关对破坏禁运的指控的情报之后，我作为委员会的主席，向有关国家的常驻代表团或常驻观察员代表团发出信件。对这些信件的答复见本报告的附件三。我也必须补充指出，尽管我们在报告中陈述了这些被指控的事例，但这一陈述并不意味着本小组对所收到的情报的准确性表示同意。

对于那些对要求就大会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提供情报的调查表作出答复的国家，我愿借此机会表示赞扬。有51个国家对该调查表作出了实质性的答复。本小组对它们的合作表示高度赞扬。我也要赞扬那些对本小组就违反禁运的指控的个

别案例进行调查作出答复的国家。各国政府作出的这些答复总的来说是本小组得以对这一领域涉及的复杂问题进行第一手的了解。然而，我们的工作依然处于开始的阶段。问题的复杂性、既得利益在人们头脑中作怪以及供我们支配的资源十分有限等等问题充分证明了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所获得的了解是不完全的，只有当所有国家政府都决定参加本小组的工作，这个了解才能完全。我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认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并全力支持小组的工作。

至于小组本身，还需要作许多工作，我们面前的责任十分重大。需要继续努力，务必使所有石油输出和石油运输国家采取立法和其他的措施，确保严格地执行已经进行了的对南非的石油禁运。本小组将继续推动对南非的强制性石油禁运。业已建立的与石油输出和石油运输国家的接触将得到加强。此外，对小组来说，十分必要的是加强小组的数据库，以确保向小组提供关于南非进口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准确和全面的情报。小组准备考虑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同样，小组还应加强其分析能力。

作为小组主席，我认为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是有益的。从短期来说，小组还没有完成其任务，小组将在明年继续开展工作。为此，有必要给小组分配一定数额的资金。同时，还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小组将考虑建立更加复杂的程序，以监测向南非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的问题。我希望，小组将制定出有关这个内容的全面建议，并把建议提交给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只要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没有被根除，本小组就决心对全面停止向南非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而进行努力。因此，应由比勒陀利亚作出选择：或者是通过和平的手段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或者是由于其动脉被逐步的堵塞而陷入经济孤立的境地。我向南非政府呼吁，立即无条件地与黑人多数民众的代表进行谈判，以避免后一个选择。

在我结束发言的时候我想感谢小组的副主席，拉贝拉·穆拉女士，在我外出的时候，她干练地指导了小组的会议，并提出了她的意见，并进行了合作。同样，

我还要感谢报告员，查古拉先生所提供的支持和合作。我还愿意感谢小组的其他成员，由于他们，我们审议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互相理解和信任的精神。最后，我想感谢在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助理秘书长、毛索雷斯先生的干练指导下的秘书处所给予的坚定支持。

齐女士（新加坡）：种族隔离，这个罪恶的制度是建立在一种世俗的观点上，这种观点认为，由于皮肤色素原因，少数有权控制并剥夺多数的基本政治和人权。在二十世纪，可以公然地提出这种可恶的理论，并且长达四十年之久，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自人类出现以来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污点。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让这种理论或这种制度再存在下去，并进入二十一世纪。

我们必须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是十分恶毒的、富有弹性的和变化多端的。这个开创了计划庞大的社会管理政权，面对日益加重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具有生存下去的政治意愿，并维持其特权和统治地位。种族隔离制度有着政治变色龙的特性，但是，无论它怎样伪装，其本质是不变的。这绝不应忽视或原谅。

最近几年，南非内产生了一些变化。对于生长在地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里的白人来说，这些变革被看作是重大的和有意义的让步。已经废除了名昭著的通行政法；以及修改了有关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立法；已经承认了黑人工会活动家。今年还提出了“改善计划”，另外还提出了建立一个全国咨询理事会，以便讨论宪法制度。

对于黑人来说，这些改革被看作是——为了加强种族隔离制度并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而进行的表面战术上的改革。他们知道这些改革只不过是另一轮没有变革的改革，并用语义上的变化来进行统治。刚修订完一套法律又推出另一套更详细的法律来取代以前的法律，其目的完全一样。关键是，改革没有解决南非黑人的合法要求。南非黑人需要的是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以及享有形成并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

那么，国际社会必须作些什么才能更快结束比勒陀利亚政权，并有助于南非问

题的政治解决呢？我们首要的责任是强烈地重申对南非黑人的斗争一致和全面的支持。我们第二个和同样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南非施加有实际意义的压力，把言词变为有效的行动。正如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在他的著作《希望与苦难》中所明确指出的：

“国际社会必须明确是否愿意看到有可能解决南非危机。如果国际社会愿意的话，那么国际社会应该向南非政府施加外交上、政治上、首先是，经济上的压力，以劝说它们走到谈判桌前，与南非各阶层的真正领导进行谈判，否则就太晚了。”

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该联盟坚决支持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在最近于1987年6月16日举行的一次东盟会议上，6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呼吁比勒陀利亚政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迅速取消紧急状态和放弃执行压制性政策，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6国外交部长们还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以便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

我国代表团希望强调，如果我们要给南非带来和平的变革，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是必要的。联合国是唯一能够指令作出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制裁的组织。然而，现在有一些人反对制裁。他们提出两个论点，而我们在这里要证明，这两个论点是完全不真实的。

反对对南非实行制裁的人说，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将受到更多的痛苦；因此，不应该实行制裁。很明显，那些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不知道目前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简直不能令人相信。这些状况有可能变的更加糟糕。当人们对制裁进行讨论的时候，看一下南罗得西亚的状况是有启发的。在1986年6月举行的由联合国主办的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制裁的世界会议上，津巴布韦外交部长威特尼斯·曼格温德先生作了发言，他说，尽管联合国对南部非洲制裁使非洲人首当其冲，

“然而，津巴布韦的黑人或者邻国的黑人从来没有要求取消制裁。相反，他们要求西方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

英国政府的皮尔斯委员会在1972年对南罗得西亚进行的调查中发现，非洲人支持继续进行制裁，尽管这些制裁给非洲人造成了重大负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愿意作出牺牲。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南部非洲的黑人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反对制裁的人提出的另一个论点是，制裁不会起作用。然而，现有的证据同他们的论点正好相反。今天的南非，为了其经济利益和增长，特别需要依靠国际贸易和投资。1985年11月，《标准银行评论》对南非进行了下列报道：

“作为一个小的、经济相对开放的国家，该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向国外自由地出售原料和产品。反过来，在许多基本的输入方面，南非也依赖外部世界”。

对外贸易占南非国内生产总值55%。资本货物，例如先进技术、运输设备以及发电机等等占整个南非进口的40%。石油和军事物资又占总进口额的三分之一。南非还没有能力生产最先进的机器零部件，或者其生产规模不能满足需要，或者就根本不能生产。此外，南非大量的外债已经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使其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债务国之一。总之，南非对西方的货物、服务、投资以及财政的依赖，增加了其经济上的脆弱性。

国际银行在没有明确地给它们的行动贴上制裁的标签的情况下的，已经表明其拖垮南非经济的能力。在1985年7月南非宣布紧急状态以后，国际银行与南非作生意的信心空前的低落，因此，他们开始停止向南非提供新的资金。这些银行的行动造成了连锁反应，其他银行也跟着采取了行动。我们知道，1985年9月1日，南非政府宣布，它准备延期4个月偿付它所欠的140美元的外债，这笔外债到1985年底到期。

南非的脆弱性及其对经济制裁的关切再一次表现在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的报告中，该报告说：

“我们相信，南非政府对其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表示关切。如果南非最后得出结论，它就永远受到保护而免于这些措施的制裁，那么，南非变革进程

就不会获得更多的动力，南非就会加紧使用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数百万人将有可能被夺走生命。”

因此，那些反对对南非实行制裁的人不再帮任何人的忙，他们一点都没有帮所有白人或者南非黑人的忙。种族隔离制度迟早将会被摧毁。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对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这一进程无疑会以非暴力的方式得到加快。

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来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今天，南非的黑人普遍在对种族隔离进行抵抗。1987年全年，尽管安全部队以及治安小组加强了压制和协调的强暴活动，全国仍然普遍动员了起来，开展了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黑人对死已经变得无所惧怕。他们害怕的只是未来的种族隔离，他们准备为消除种族隔离付出代价。

但是，比勒陀利亚更加担心地看到，它为了支撑这一制度而精心建造的支柱正在变的摇摇欲坠。1986年，曾经是种族隔离精神上的堡垒的荷兰改革教会，撤销了对种族隔离的神学方面的支持。1987年7月12日，在塞内加尔的达卡尔举行了有61位南非人参加的会议，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讲南非通用语，还有一个来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17人代表团。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一次作出团结一致、多种族努力，与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会议。会议一致表示赞同谈判解决南非问题。接着，在1987年9月27日，南非白人组织的800名代表举行了一次全国性会议，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他们计划在全南非举行更多的会议，包括成千上万的其他白人。1987年10月27日，《纽约时报》报道：在威特沃特斯兰、纳塔尔、开普敦的南非几所大学，以及在格雷厄姆斯敦的罗得岛大学和西角大学都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发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要求各大学镇压并向教育部长报告反种族隔离活动的情况，以换取国家对大学的补贴。

比勒陀利亚政权现在处境十分艰难。它现在大势已去，正在苟延残喘。它在国内加紧了镇压，并对邻国加紧了侵略。几十年以来，它一直在镇压工会主义者，社团领导人以及宗教组织。但今年来，该政权对年青人和少年儿童采取了

行动。根据被拘留者家长支持委员会公布的数字，自1986年以来被拘留的3万人中，有40%是不足18岁的少年儿童。许多少年儿童身体受伤严重。今年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儿童、镇压以及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国际会议上，国际社会听到了南非儿童的证词，他们说，在他们被警察拘留期间，他们遭到了毒打、电击以及各种形式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

比勒陀利亚的恐怖与压迫统治不仅局限在其边界以内。南非政府不仅授权对邻国中被怀疑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地和办公室的地方发动袭击，而且也介入颠覆这些政府的直接和间接努力。这种侵略仅在莫桑比克就造成了十万多人的死亡。区域中其它国家也未能幸免。根据反种族隔离特委会的报告，据估计，从1980至1984年的五年中，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和破坏在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的九个国家中造成了一百多亿美元的损失，到1986年底，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180亿美元。南非是南部非洲经济发展的障碍。我们必须通过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迫使比勒陀利亚恢复理智并接受多数统治。

面对着不断上升的国际外部压力，南非政府在最近几年中较为紧迫地实施了一些种族隔离制度的改进或改革。这种安排起源于拯救种族隔离的徒劳、天真和经常是不合理的企图和努力。

南非政府最近建议建立一个由九位选举黑人成员和至少二十位指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讨论所谓的立宪改革并向政府提出咨询意见，这只不过是修改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又一个这类步骤。怪不得南非的反种族隔离组织和黑人领导人已经拒绝了该政权提出的计划。这一计划并不解决允许黑人获得和白人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一核心问题。

南非政府不应该继续其徒劳的侵略政策和所谓的改革，而应认真努力，把黑人充分结合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中。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释放从1964年以来被监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言人姆贝基先生。然而，正如反种族隔离特委会指出的那样，释放姆贝基先生如果被看作是朝着消除种族隔离迈出的第一步，这

件事才有真正的意义。南非政府应当进而贯彻下列额外的措施：

第一，拆除种族隔离制度；第二，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监禁者；第三，取消紧急状态；第四，取消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所有政治流亡者的禁令；第五，开始与南非黑人的真正代表，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的对话进程。正如姆贝基先生所说，一个自由的曼德拉能够并将竭尽全力实现南非的和平解决。

应当立即采取这些步骤。南非的未来属于南非大多数人民。

马瓦特先生（巴基斯坦）：种族隔离——南非共和国强加的种族歧视政策——从1946年以来被以各种形式在联合国中进行审议。从1948年以来，南非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与条例，旨在使种族隔离政策生效——南非政府实施最系统化的种族歧视，作为合法化和制度化的种族分离的官方政策。南非黑人被剥夺最基本的权利与自由。他们不能参加政府并受到几百条压迫性法律和条例的管制。

南非白人少数强加的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制度目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过去几年中，比勒陀利亚政权对赞比亚、安哥拉、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莱索托发动了反复的侵略，企图把自己与黑人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分隔开来。武装侵略的行为、国家恐怖主义、颠覆和经济破坏是比勒陀利亚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

但是，南非人民对这一残暴政权的抵抗仍在继续，比勒陀利亚以变本加厉的残暴手段对付城市抗议。面对人民的暴动，比勒陀利亚政权进一步加紧对南非人民的镇压。紧急状态、滥行杀戮和任意逮捕南非无辜黑人，这些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可恶政策越来越多的批判，比勒陀利亚政权宣布了一个逐步消除种族隔离的虚假的改革计划。然而，这种表面装饰掩盖不了种族隔离的丑恶面孔。

我国政府充分支持1986年6月于巴黎举行的关于对种族主义南非进行制裁的国际会议提出的建议，呼吁制定一项毫不拖延地消除种族隔离的立即和具体的全球行动纲领，建立一个在南非以普遍和多数统治为基础的非种族的民主国家。实施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是国际社会现有的消除种族隔离的最适当和有效的和平手段。一些国家提出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已经证明遭到了失败，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得出结论，它将永远在强制性制裁面前受到保护，南非的改革进程就不可能增加势头，有可能更加迅速地陷入暴力。现在的问题不是这种措施是否会迫使进行改革；而是由于不采取这些措施和比勒陀利亚相信不用害怕这些措施拖延了改革。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西欧和北美日益增长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情绪和动向，并满意地注意到该地区的一些政府已对南非实施了有选择的制裁。

我国政府也和其它国家一样，要求立即让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必须立即无条件地让纳米比亚人民从非法占领下解放出来。我们还要求国际社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它停止为推翻前线国家和其它邻国的合法政府而对它们进行的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

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是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伊斯兰教是倡导和平、人的尊严、公正与平等的宗教。伊斯兰教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和对人的剥削。伟大的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愿他安息——大约一千四百年前在最后一次布道中说，所有的人生来平等；白人不比黑人优越，黑人不比白人优越。他还进一步说，优越的标准即虔诚和正直的程度。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拒绝与南非进行任何外交、政治、经济、海运和空运往来。巴基斯坦忠实地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不与南非保持体育、文化或其它关系。巴基斯坦政府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支持联合国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按照《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保证在南非消灭种族歧视、压迫和剥削，建立大多数人的政

权。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负有历史和道义上的责任，应当达成一致意见，采取有效措施以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目前阶段可能是实现和平解决南非局势问题的最后机会。“建设性参与”显然已经失败，想改造这一政权显然是幻想。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我们欢迎各国，包括西方国家主动对南非实行的制裁和限制。同时，我们认为应当按照不结盟国家所要求的那样将这些制裁和限制扩大到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决定性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南非被压迫的人民已起来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已遭受了无数的苦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样作为人，他们有权利得到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物质支持。巴基斯坦将站在南非战斗的人民一边，直到消灭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消灭种族歧视和种族统治。

我们希望纳米比亚将很快获得自由。关于执行1978年达成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要求，不能无限期地受到抵制。一个民族自决的权利不能成为世界大国政治的抵押品。纳米比亚的自由不能取决于邻国安哥拉的事态发展。我国政府已正式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并且，我要向它保证巴基斯坦坚决支持它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

格里汗先生（印度）：尽管四十年来在这个讲坛上作过无数次发言，谴责种族隔离，要求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以结束这一残酷的制度，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再三使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支持那些为消灭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斗争的人，并要求那些继续与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合作的人停止阻碍联合国领导下的国际行动。

早在1952年，亚非国家就要求大会讨论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种族冲突的危险，并警告说这将导致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和冲突。今天，我们不仅仅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而且也看到在南非数以百计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遭到逮捕、毒打、折

磨和杀害，并且看到了种族隔离政权对前线国家发动了永久的战争。种族主义政权不承认任何法律和任何国际行为准则。这个政权由于得到了朋友们的保护，其存在的时间比德国的纳粹政权还要长。

1962年11月7日，即大会通过关于对南非进行制裁的第1761(XVII)号决议的第二天，纳尔逊·曼德拉对比勒陀利亚的法庭说：

“我仇恨种族歧视，由于人类的绝大多数都仇恨种族歧视，这更坚定了我的仇恨。我仇恨系统地向孩子们灌输肤色偏见的做法，由于人类的大多数，无论是这里的还是国外的，在这方面都站在我的一边，这更使我坚定了我的仇恨。我仇恨傲慢无理、不可一世的种族主义者，他们下令将生活中好的东西都留给少数人，作为他们的特权，并将大多数人变成奴隶和下等人，把他们变成不会说话的牲口，到少数统治者指定的地方干活，按照少数人的意志行事。由于这个国家和国外的绝大多数人都站在我的一边，我更坚定了我的仇恨。”

让我们用言行向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人民保证，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继续支持他和他的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尽管压迫者采取残绝人寰的手段，争取自由的运动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其非种族主义与民主的原则，坚持建设一个所有南非人民——黑人、白人和黄种人——都能平等地享有人的尊严和人权的社会这一崇高理想。

印度并不支持为实行暴力而采取的武装斗争。众所周知，我们是通过非暴力斗争赢得自己的独立的。即便是在南非，自由运动也以非暴力方式斗争了多年。即便是现在，我们也认为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是结束种族隔离的唯一可行的和平方式，但那些最能够打击南非经济的国家并不支持这一做法。只是在沙佩维尔大屠杀和各人民组织被取缔之后解放运动才被迫拿起武器。无辜人民的生命之所以可以幸免并非是由于种族主义政权的军事力量，而是因为解放运动采取了克制和远大的目光。具有悲剧性的是种族隔离政权利用自由运动的人道主义，变本加厉地

进行压迫与恐怖。

种族隔离与文明的人性完全是相反的。种族隔离是卑劣和令人发指的。这是一个靠暴力而维持的制度，其结果只能带来更多的暴力。种族隔离有助于白人少数暴君政权维持其对被压迫的多数的遏制。种族隔离也是南部非洲不稳定与紧张的根源，不管这种种族隔离的形式是种族主义政权蓄意贬黜南非人民，或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还是对该地区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并破坏它们的独立。比勒陀利亚宣布要改革，并说它有与邻国和平共处的愿望，但这是骗不了人的。比勒陀利亚的目的显然是要进一步加强白人少数种族主义的统治，并对南部非洲实行霸权。

不结盟国家运动去年已在哈拉雷建立了抵制入侵、殖民主义与种族隔离的基金，由印度担任五人委员会的主席。大会也许知道，已通过了一个行动计划，明确需要援助的优先方面。许多国家对这一基金慷慨捐款和认捐——目前这一基金的总金额已超过了二亿美元——它们也向联合国与其它提供合作的组织慷慨捐款和认捐。为此我要向它们表示我们的感谢。我也要借此机会呼吁所有成员国支持这一基金。当然，这一基金只是补充，而不是以任何方式取代对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以及为结束南非与纳米比亚存在的压迫而采取的其它行动。

我在结束发言时想引用我国总理最近在温哥华所召开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发言时所讲的几句话。他说，

“我们不要忘记，归根结底地说，使南非发生变革的将是南非人民自己，而不是我们。南非人民勇于斗争，不屈不挠，牺牲再大也在所不辞，因而他们必将赢得胜利。他们已忍受了很大的牺牲。他们也还将忍受更多的牺牲。我们不要低估自由战士的革命力量。我们从印度的本身经历知道，黑夜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曙光就要出现的时刻。黑人、黄种人和白人必须团结起来”。

德尔佩奇先生（阿根廷）：种族隔离的继续存在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重

迫切的问题之一。 这样一个以不容忍与种族歧视为基础的制度在二十世纪末居然仍旧存在，而与此同时技术与社会方面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因而这种制度的存在是不可接受的。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迫使南非完全彻底地根除种族隔离。

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与做法不仅在其本国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也严重地威胁到本地区与国际上的和平与安全。 也正是这一政策促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经常对邻国采取侵略行动。 安哥拉此刻正是比勒陀利亚无端武装进攻的目标。 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意识到这一局势，并在大会的有关决议中彻底反对并谴责这一种族主义政权。 然而，比勒陀利亚根本不承认它有义务立刻结束其令人发指的种族歧视政策。 相反，比勒陀利亚已决定采取步骤使种族隔离永久化。 既然比勒陀利亚不愿消除罪大恶极的种族隔离政权形式，南非的被压迫人民也就完全有理由加强其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理应得到本组织各成员国的同情与支持。

谈到这一点，最近释放某些政治犯的决定是朝正确方向所迈进的一步。 但是，至关重要的是继这一措施之后应采取其它类似的措施，以便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

我国已一再最强烈地谴责种族隔离是反对人类罪，并已明确地声援种族隔离的受害者。 然而，这些宣言本身是不够的，我国政府已采取了一些重要的现实措施，其中包括与南非断绝外交关系。 此外，阿根廷政府也严格实行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并已批准了《镇压和惩处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 同样，我们也是抵制入侵、殖民主义与种族隔离基金的委员会成员。 该基金是去年在哈拉雷所召开的不结盟国家第八届首脑会议所设立的。 所有这些行动都反映出阿根廷继续坚决支持非洲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各国的单独行动尽管有用，但却是不够的。 我们经常重申，我们今天也再次强调，只有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包括那些与比勒陀利亚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

采取协调行动才能成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的一个有效工具。因而，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非常任理事国，阿根廷已于今年2月作为一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该决议草案中载有对比勒陀利亚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具体与重要的制裁。遗憾的是，该决议草案在那个机构中并未得到必要的支持，所以未能够得到通过。

种族隔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联合国缺乏必要的反应的话，不仅将延长一国人民的悲剧——该国人民被非法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同时也将危及联合国的信誉以及政治和道德权威。

弗罗尔森先生（挪威）：自从大会一年前开会讨论种族隔离问题以来，南非局势继续恶化，已达到危急地步。黑人多数已不能再容忍南非的隔离制度和种族压制；要求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平等公民待遇的明确权利，南非政府不但不正视这些正当的要求，反而继续维持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几百人被杀，几千名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被拘留。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甚至连儿童都是南非当局扣留和折磨的对象。我国政府强烈谴责这些非法的压制行径。这种压制政策只能导致暴力的升级，增加流血事件，拖延南非人民的苦难。利用严厉的审查手段来遮掩这些事实的企图是不能蒙骗世界的。

南非是唯一将种族作为享受政治权利的条件。种族隔离是对最根本的人类自由和平等思想的背叛。我们反对任何有关种族隔离制度可以改造的观点。必须全面地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与此同时，南非继续在该地区推行不稳定的政策。挪威谴责南非不断侵略邻国。南部非洲地区以种族隔离为特征的持续紧张局势的存在是迫切需要根除这一非人性的制度的又一原因。我们愿对所有前线国家表示我们的声援，并保证我们将继续支持他们反对南非的侵略。

南非政府不顾全球范围的谴责，至今拒绝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或明确的结束其种族主义政策的步骤。然而，南非政府不得不承认该国目前这样痛苦的局势是永远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征兆。比勒陀利亚必须在继续使局势恶化，从而演变成一场

灾难性的种族战争或正视分裂国家的基本问题之间做出选择。

提出一幅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南非蓝图并不是我国政府的事情。至关重要的是必需废除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同时，南非政府要表示出同黑人多数的真正领导人进行谈判的真实意愿。在此，我们呼吁南非政府结束紧急状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它政治犯，解除对一切政治组织的禁令，并允许所有流亡人士返回南非。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已完成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期望就和平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谈判。

最近释放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言人古万·穆贝基和其他政治犯是那些为释放南非所有政治犯而进行斗争的人的胜利。这一行动是否预示着南非政府对政治犯采取的新态度仍有待于观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说要以该政权的行动来衡量，而他们距离达到这些条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通过对话与种族主义政权讨论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屡次遭到失败。我国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即，南非政权尚未准备进行真诚的对话，为了实现和平演变的前景，外来压力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加强国际压力是通过和平手段根除种族隔离的唯一可行途径。因此，挪威政府敦促安全理事会对南非行使强制性全面制裁。我愿借此机会呼吁那些仍然反对制裁的国家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

不能以缺少强制性制裁作为不反对种族隔离的借口。即便是有限的措施也可以成为反对种族隔离的重要信息，声援那些为改变南非作出努力的人。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强制性制裁措施之前，安理会应考虑自愿采取额外的措施。

与此同时，采取一项有效的石油禁运措施将对南非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因为石油实际上是南非唯一不能自给的战略原料。针对南非所建立的监督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的政府间小组和它的工作代表了国际社会首次一致行动，为有效地对南非进行石油禁运提供了基础。挪威政府对该小组的活动十分重视，并且积极地参与它的工作。鉴于安全理事会没有就全面强制性制裁达成协议，但不应就此排

除安理会审议明确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强制性制裁，例如，制定一项停止向南非提供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禁令。

制裁的目的是为了告诫南非，世界对善恶问题所持的态度。如果不进行制裁，或只实行有限度的压力，那么它所收到的信息将是不明确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必须要维持，并且加强制裁的原因。目前，制裁已证明对加快结束种族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南非的白人中间正在进行着令人鼓舞的酝酿，反映了各别政府发出的愤怒和受挫的信息。

让大家知道这一信息是有关制裁问题的争论的目的所在。尽管没有人认为制裁措施可以立即促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崩溃，但是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制裁措施代表着促使这个政权进行谈判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在这个充满政治现实的世界上，这应当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一旦这个政权表明愿意进行谈判，国际社会就有义务探索进行谈判的各种方式。

有人认为，一旦制裁有效这一基本前提得以接受，制裁措施简直就可以发挥太大的作用，以致伤害了黑人大多数，而不会影响南非的权力阶层。根据这种论调，制裁只会给黑人大多数造成更大的痛苦，并且给南非的邻国造成经济困难。我们并不低估这些困难。但是，尽管制裁也许在短期内造成困难，但是代表黑人的领导人提出，他们宁愿采取制裁措施，而不愿延长种族隔离制度所带来的痛苦。国际社会有义务听取这些领导人的意见。

几年来挪威在制定我们有关制裁的政策方面一直寻求遵守上述各项原则。除了《1985年北欧反对南非行动纲领》之外，挪威议会还通过以下法案，在经济上抵制南非和纳米比亚。这项法案于1987年3月20日生效，该法案的规定从7月20日开始生效。该法案实际上禁止了同南非和纳米比亚之间的所有经济关系。它还包括一项全面的进出口禁令、一项禁止挪威船只把原油运往或运离南非

和纳米比亚的命令、禁止给予贷款或进行投资、以及其他措施。我们希望这样能够为建立一个大家都有平等权利和机会均等的南非作出重大的贡献。我们也希望激励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增加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共同的国际压力。

除了这些限制性的措施之外，我国政府希望强调指出，必须积极地支持那些遭受种族隔离制度影响的国家。南非的邻国处在一种特别不稳定的局势之中，这是因为它们在经济上依赖南非，而且也因为南非在该区域推行破坏稳定的政策。为了保证脱离南非经济势力的持续的发展，几年来挪威一直向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及其成员国提供援助。挪威政府也已经表明，一旦南非进一步对这些国家采取反击措施，挪威随时准备援助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国家。

此外，挪威也向解放运动、难民以及种族隔离制度的其他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最近几年来，这种援助有了大量的增加，挪威将继续向这些组织、前线国家和发展协调会议国家以及对发展协调会议的合作提供援助。

和平解决南非问题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如果不尽快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整个南部非洲就可能出现一种暴力动乱——因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尊严是不可能永远被侵犯的，人类尊严终将是要取得胜利的。因此，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采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有效行动。

中午 12 点 05 分散会